

廊 桥 书 系



凯利帮真史

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

[澳] 彼得·凯里 著

李尧 译

2001年英国布克奖获奖作品

2001年英联邦文学奖获奖作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

廊 桥 书 系



凯利帮真史

〔澳〕彼得·凯里 著

李 尧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3 - 7920

Peter Carey

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

据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2002 年版译出

Copyright © Peter Carey, 200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凯利帮真史 / (澳) 凯里著; 李尧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1

(廊桥书系)

ISBN 7-02-004443-3

I. 凯… II. ①凯…②李… III. 长篇小说 - 澳大利亚 - 现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378 号

责任校对: 常虹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凯利帮真史

Kai Li Bang Zhen Shi

[澳] 彼得·凯里 著

李尧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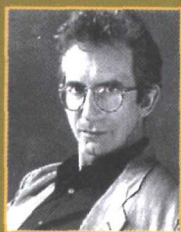
字数 30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2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02-004443-3/1·3375

定价 22.00 元

本书是二〇〇一年英国最高文学奖项布克奖获奖作品。它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主人公内德·凯利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澳大利亚家喻户晓的绿林好汉。生活的贫困，警察的欺压，把他逼入丛林。他和他的同伴们抢银行，杀警察，救济穷苦的老百姓，在丛林荒野中巧妙地与警察周旋，最后被人出卖，“凯利帮”全部战死，负伤的凯利本人被送上绞刑台。本书情节起伏跌宕，充满澳大利亚内地瑰丽的色彩。



作者彼得·凯里（1943 —）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先后两次获得布克奖及其他重要国际奖项。

前 言

彼得·凯里(Peter Carey, 1943—)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七部长篇小说、多部儿童文学作品和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大都获得澳大利亚历年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其中,长篇小说《幸福》(Bliss, 1981)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一九八五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一举夺得包括“最佳故事片奖”在内的澳大利亚电影三项大奖。一九八八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奥斯卡与露辛达》(Oscar & Lucinda)获英国最高文学奖项布克奖和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而《凯利帮真史》(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 2000)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二〇〇一年同时获得英国布克奖和英联邦文学奖。在英国文学和英联邦文学中,同一个作家两次获得布克奖的现象是不多见的。

彼得·凯里出生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一个普通人家,其父是汽车推销员。他毕业于蒙纳西大学,学的是自然科学,但是他酷爱写作,毕业后先后在澳大利亚和伦敦多家广告公司工作。广告公司独特的、充满开拓精神的氛围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和几位同事,包括莫里斯·卢里和巴里·奥克利,后来都成了澳大利亚著名作家。一九七四年,彼得·凯里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历史上的胖子》(The Fat Man in History),一举成名。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战争的罪恶》(War Crimes)一九七九年出版后,好评如潮,一九八〇年获新

南威尔士州总理文学奖。评论家指出：“他终于使澳大利亚文学走出狭隘的地方主义角落，具有了新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他站在历史的高度，满怀神圣的使命感，潜心创作三十年，成为澳大利亚当代最受欢迎、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在澳大利亚，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堪与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唐纳德·巴塞爾姆媲美的文学大师，是继帕特里克·怀特之后屈指可数的有特色、有深度的澳大利亚作家之一。

作为一个备受欢迎的作家，他以拥有众多读者为荣。他坚信，“大众艺术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好的艺术”。他的作品形式多变，手法新颖，常常将历史与现实糅合在一起，将“黑色幽默”、寓言、科幻融为一体，成为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完美的结合。这种怪诞而又真实，轻松而又严肃，神秘色彩及象征主义并存的作品必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彼得·凯里的小说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喜剧色彩和讽刺意味。他的“荒诞的经验”经常是对“没有头脑、愚笨的当代技术社会的隐喻”，是他“怯懦的乐观主义和强烈的悲观主义的体现”。使凯里作品中超现实主义色彩更显浓厚的，正是他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看似荒诞不经的描述与剖析。他着力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中充满矛盾的人和事。他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者，“某种生存方式的牺牲品”，都是与各种形式的外部力量英勇抗争的无权无势的个体。无论小说《美国梦》中饱受小城市偏见压迫的职员，还是《西方的风车》中为生活困扰的士兵，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他们常常无能为力，最终落入现实的陷阱。这一独特的视角，使他必然把目光投向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失败者”、代表穷苦农民利益英勇抗争而最终“落入陷阱”的造反者——爱德华(内德)·凯利身上。

内德·凯利像英国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罗宾汉一样，是澳

大利亚家喻户晓的英雄。他聪明,勇敢,善良,厚道,品学兼优,乐于助人。少年时代他曾冒着生命危险,跳入激流,救出落水儿童,并且因此受到表彰和奖励。内德一家像十九世纪下半叶成千上万个澳大利亚贫苦农牧民一样,受尽了大牧场主和政府的盘剥,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使一家人免受饥饿之苦,十二岁的内德·凯利偷了牧场主一头牛犊。父亲为了保护儿子,自己承担罪责,被捕入狱,受尽折磨,最终撒手人寰。小凯利不得不中途辍学,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后来,他在母亲的安排之下,成了维多利亚地区著名的“丛林大盗”哈里·鲍威尔的“学徒”,跟着“师傅”出没在苍莽的丛林、连绵的山岭。在饱受雨雪风霜、饥寒交迫之苦的同时,他学会了在野外生存的本领、战胜敌人的才干。为了得到政府的赏金,凯利的姨夫杰克·劳埃德出卖了哈里·鲍威尔,并将罪责推到内德·凯利的头上。乡亲们都是爱尔兰移民,他们疾恶如仇,性情暴躁,对“叛徒”内德·凯利嗤之以鼻。内德·凯利在痛苦与屈辱中日渐成熟,终因不堪忍受警察菲兹帕特里克对母亲和妹妹的侮辱,开枪把他打伤,逃入崇山峻岭。菲兹帕特里克无中生有,编造谎言,对凯利一家疯狂报复。为救被捕入狱的母亲,内德·凯利避开警察的追捕,坚守山林,和军警、暗探、奸细以及黑人“足迹行家”巧妙周旋,展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他们多次抢劫银行,把抢来的钱分给穷人,因而得到丛林人的保护和帮助。内德·凯利与玛丽·赫恩真诚相爱,相依为命,并肩战斗。玛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为给内德·凯利留下一条根,远涉重洋,只身逃到美国旧金山,生下女儿。凯利和他的伙伴们在遥远的澳大利亚丛林,在敌人重重包围的峡谷,欢歌起舞,庆祝女儿的诞生。为了让也许永远不会见面的女儿知道父亲和家族的血泪史,凯利在战斗间隙,用可以找到的任何一种纸张

写下自己的经历。生性善良的内德·凯利最终被他所信任的校长出卖,被数十名警察包围在一家旅馆。“凯利帮”全部战死,凯利身负重伤,被敌人捕获,并处以绞刑。内德·凯利用他年轻的生命在澳大利亚历史上书写下令人难忘、发人深思的一页。

彼得·凯里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的基础上,以凯利写给女儿的书信为基础,引用当年各大报刊对“凯利帮”重大事件的报道贯穿小说中间,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这种独特的创作手法,为这个久远的故事增添了绚烂的色彩。为了使这部书更真实感人,彼得·凯里一反多年来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的华美与考究,通篇使用文化程度很低的人们的语言,甚至不乏语法与拼写的错误。然而,正是这种“生活的真实”,使这部书更具艺术魅力。《纽约时报》评介彼得·凯里的《凯利帮真史》时,引用了文学评论家安东尼·奎因这样一段话:“彼得·凯里无疑是小说宝库伟大的探索者之一……他将瑰丽的色彩、耀眼的光芒,赋予一个早已褪色的故事,将滚烫的血、温暖的肉赋予一个久远的神话。”这段话非常准确地勾勒出彼得·凯里作为小说家的艺术天才,揭示出他作为“探险者”的开拓精神。

彼得·凯里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新派小说家中最具独创性、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这是因为,与其他“新派作家”不同的是,除了采用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出一个神秘荒诞而又不乏真实的世界之外,他还注重用生动的情节刻画人物,烘托主题,使作品更有吸引力。而《凯利帮真史》的一大特点是,书中穿插了不少爱尔兰古老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这些故事和传说不但为“凯利帮”的产生、发展和覆灭,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根源,而且为书中人物性格的发展提供了

可靠的背景,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广大读者不但可以从
中领略到彼得·凯里作为“小说宝库伟大探索者”的风采,还可
以通过《凯利帮真史》,增加对澳大利亚近代史的了解。

李 尧

2003年11月26日于北京

过去的并没有死灭,甚至还没有过去。

——威廉·福克纳

写给艾丽森·萨默斯

黎明时分，“凯利帮”的弟兄们至少有一半受了重伤。就在这时，一个怪物出现在警察拉开的战线后面。那家伙显然不是人。它没有脑袋，只有又长又粗的脖颈，宽阔的胸膛。它迈开笨重的脚步，径直走进弹雨之中。子弹一粒又一粒打在它的身上，但是毫无用处。怪物继续向警察走去，不时地停下来，慢慢地、机械地转动着没有脑袋的脖颈。

“我是班长……弟兄们。”

警察用的是先进的来复枪，但是子弹打到怪物身上却反弹回来。怪物有时候用手枪还击，更多的时候则是用左轮手枪的枪柄敲打脖颈，好像用铁匠的锤子敲打铁砧，在黎明的曙光中发出清脆的响声。

“你们枪杀儿童，你们这些恶狗。你们打不死我！”

离一片灰白色枯树不远，有一块洼地。怪物向洼地走去的时候，警察的火力更加密集。它挺立着，继续敲打脖颈。后来，它停了一下，肩膀上那个面无表情的瞭望塔似的东西转到左边。这时，它发现一个头戴粗花呢帽的矮胖子一声不响地站在一棵树旁。怪物举起手枪开了一枪。戴粗花呢帽的人十分镇静，跪在地上举起手里的滑膛枪连发两枪。

“我的腿，你这个杂种！”

怪物像喝醉酒的人一样站立不稳,踉踉跄跄走了几步,倒在那棵死树旁边。不一会儿,一个制作粗糙、铁桶似的钢盔从倒在地上的怪物肩膀上拽了下来。原来是内德·凯利——困兽犹斗的内德·凯利!他面色苍白,痛得浑身颤抖,脸和手沾满血迹,胸部和腰部披挂着四分之一英寸厚的铁甲。

与此同时,造成这一结果的那个人躲藏起来,假装对阵阵枪声和受伤人的叫喊毫无兴趣。

后来,一队警察趁夜色把他和他的妻子从他家护送到停在铁路线上的一辆专列。因此,他既没有目睹也没有参加一八八〇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格棱罗瓦作为纪念品出售盔甲、枪支、弹药的活动。但是这个人也有“凯利帮”留下的纪念品。二十八号晚上,他把十三本污渍斑斑、折了角的手稿装在一个铁盒子里送到墨尔本。这些手稿均为内德·凯利亲笔书写,字体颇为特殊。

墨尔本公共图书馆收藏的历史资料(第 10453 卷)。没有日期,没有签名,均为手书。

第一章*

十二岁以前的生活

印着国家银行字样的信头。几乎可以肯定,这些信笺是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从国家银行尤罗阿分行拿来的。共有四十五页,中等大小(大约8英寸×10英寸)。上端有孔,那是当初粗略地装订到一起时留下的。信纸很脏。

这些信笺记述了他最初与警察的关系,包括他被指控具有“异性装扮癖”。对奎恩家族的回忆,移居埃维内尔镇。宣称其父因偷盗默里家的小母牛而被捕是一桩冤案。详细叙述现存贝纳拉历史学会的饰带的来龙去脉。约翰·凯利之死。

我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我深知在谎言和沉默中长大是什么滋味儿。亲爱的女儿,你现在年龄太小,对我写下的这些东西,一个字也不懂。然而,这是我留给你的历史,没有一

* 本书各章的“章”字英文用的单词是 parcel,意为“包”或“部分”。作者的本意是,全书由凯利写给女儿的十三包手稿、信件组成,每包中有几十页纸。一包即为一章。为行文方便,这里统一翻译为“章”,下同。

句谎言。倘若我对你说了假话，我会在地狱里被烈火烧成灰烬。

上帝希望我活着看到你读这部历史，并且亲眼看到你终于认识到我们可怜的爱尔兰人曾经遭受了那么多苦难和不公，看到你惊讶得目瞪口呆。对于你，那些事情古怪、陌生、闻所未闻。我现在讲给你听的这些残酷的刑罚、粗野的行为，仿佛来自远古时代。

你的祖父是个沉默寡言、不愿意抛头露面的人。从家乡提波拉瑞^①他被流放到范迪门地^②，关进监狱。但是，他从来没有提起过在监狱里遭受了怎样的苦难。结束了非人的折磨之后，他终于获释，渡海来到维多利亚殖民地^③。那时候，他三十岁，满头红发，一脸雀斑，总爱眯着一双眼睛看太阳。我父亲曾经发誓，绝不再和法院打交道。因此在墨尔本看见满大街警察，他觉得比看见苍蝇还难受。他步行二十八英里，来到一座名叫唐尼布鲁克的小镇。就在那时，或者在那以后不久，他认识了我的母亲——艾伦·奎恩。艾伦·奎恩——你的祖母那时候十八岁，黑头发，很苗条，非常漂亮，骑着一匹马。她也许是你祖父见过的最美的姑娘，可也是命运之神给“红发凯利”挖下的一个“陷阱”。她是奎恩家族的成员。而警察从来不会放过奎恩家族任何一个人。

我对妈妈最早的记忆是，她一边往一个碗里打鸡蛋，一边哭着说，十五岁的舅舅吉米·奎恩被警察抓了起来。我不知道那天爸爸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姐姐安妮不在家。那

① 提波拉瑞：爱尔兰中南部城市。

② 范迪门地：澳大利亚塔斯玛尼亚岛旧称。

③ 指澳洲大陆。

时,我才三岁,趁妈妈抹眼泪的当儿,我用小勺舀甜丝丝的黄颜色面糊吃。屋顶漏雨,雨水滴在炉灶上,发出啾啾的响声。

妈妈用一块平纹细布包起做好的糕饼。你的姑姑玛吉还是个婴儿。你奶奶只好把她也包裹起来,然后怀里抱着玛吉,手里提着糕饼,走入雨中。我别无选择,只得跟着妈妈向那一溜山坡走去。我至今无法忘记一个又一个暗黄色的水洼。雨丝雨线像针一样扎着我的眼睛。

我们到贝弗里奇警察局的时候,已经湿成落汤鸡,而且毫无疑问,像一条条精湿的狗,浑身上下散发着浓重的“穷酸味儿”。因为这个原因,或许还有别的原因,警察不准我们进警长办公室。记得,坐在门廊下,我把生着冻疮的小手伸到下面的门缝里,手指尖感觉到屋子里炉火令人惬意的温暖。可是,等我们终于被允许进屋的时候,吸引我的已经不再是明亮温暖的炉火,而是办公桌后面坐着的那个五大三粗、双下巴的壮汉。他是美国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我见过的最有权力的人。只要他愿意,他随时都可以把妈妈踩到脚底。

“过来!”他说,好像他就是教堂里的一座圣坛。

妈妈走了过去。我迈开两条小腿,急急忙忙跟在旁边。她对那个美国人说,她给警长手里的囚犯奎恩烤了一点糕饼,如果现在能送给他,她将感激不尽,因为丈夫不在家,她得赶快回去搅拌奶油,喂猪。

警长说,不能给犯人送什么糕饼。那家伙留着翘八字胡,头皮在日渐稀疏的头发下面闪闪发光。我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我从来没有闻到过的香料味儿。

他说:“不经我事先检查,不能给犯人送什么糕饼。”说着他抬起一只软绵绵的、白皙的大手,不耐烦地摆了两下,让妈妈把盛糕饼的篮子放到桌子上。他解开那块平纹细布。我发

现他的指甲特别干净，就像在碱水里洗过一样。我至今还记得他怎样用苍白的手指，掰碎妈妈烤的糕饼。

我最痛恨的不是贫穷，
也不是永无休止的卑躬屈膝，
而是比吸血鬼的盘剥
更让人心碎的侮辱。

我敢打赌，你一定已经听别人讲过你奶奶的故事，讲她怎样在法庭上赢了比尔·福罗斯特，然后在贝纳拉的大街上纵马驰骋。你知道，她绝不是胆小鬼，可眼下她心里清楚，必须管住自己的舌头。她忍气吞声地把被警长掰碎了的、还热乎乎的糕饼包好，又向雨中走去。我大声叫喊，可她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听见。我只好拉着她的裙子，穿过泥泞的小院，向一幢房子走去。起初，我以为那是厕所。后来，妈妈使劲敲门板，我才意识到那就是关小舅舅的地方。舅舅被指控偷了人家一头眼睛上长了瘤子的小公牛，而被关进这间泥土地、石板墙的牢房里。牢房很小，六英尺见方。牢门紧锁，只有下面有一条大约两英寸的缝隙。母亲只得跪在泥水中，从那条缝隙里塞糕饼。可是塞了半天还是没塞进去。

她哭着说：“上帝帮帮我们！吉米，我们怎么惹他们了？为什么总是这样折磨我们？”

母亲从来不哭，可是那天，她哭得非常伤心。我跑过去紧紧抱住她，吻她。她好像没感到我在跟前，泪水顺着美丽的脸颊悄悄流下，包糕饼的平纹细布沾满泥水，她使劲往门缝里塞。

她哭喊着，叫骂着：“上帝帮帮我！我要是个男人，非把那些杂种杀了不可！”她骂了好多粗话、脏话，我无法写给你看。